



Taiwan at the dawn of 2022

Report of a Listening Post held online (Zoom) Jan. 12th, 2022

召集人：盧盈任、許明輝 紀錄：吳子銳

第一部分：2021 年重要印象與經驗的分享

這次的新年聆聽點活動是由台灣團體關係工作小組發起，包括主持人－盧盈任與紀錄－吳子銳。共有 13 人參加（4 女 9 男；年齡分布約在 30 至 50 歲之間）。

- 陳柏維被罷免，以及一連串的罷免活動，這樣的活動，造成台灣的政治資源被大量使用，成為一種政黨間的防衛，似乎也是對兩岸關係的防衛。
- 再來也會想到疫情期間總是使用線上的形式互動，影響滿深刻。
- 悶在家裡其實會悶壞，所以真的有點不舒服。我自己當時住在台北，鄰近的全聯都是疫情足跡點，也會看見很嚴重的搶購，有一種匱乏感，但不是真的物資匱乏，是一種匱乏的感覺。
- 我的男友是會台北高雄來回，當時疫情期間他也要一週往返北高兩次，他就不敢跟同是說他是會有這樣的交通往返，擔心同事覺得他是來自疫區。
- 去年二月我去科大教書，在學期中段的時候轉變成線上上課，線上授課後感覺學生比較不能跟我對話，比較有點像是演講。事後我看學生的回饋調查，看見最少學生都會掛在線上，雖然不知道他們實際在幹麻，但我覺得如果要實際知道效果，可能要做更深入的研究，但我個人覺得沒有太大的差別，我覺得比他們上課在班上打電動和睡覺好的多。
- 疫情造成大家待在家，不能運動，所以健身環大熱賣，我也有更多空閒時間可以玩動物森友會，很療癒也很打發時間，像現在我們可以去聚餐後，我就比較少玩了，我的島上已經長滿了雜草。
- 很多外送行業興起，有的餐廳也會撐不住，變成餐廳可能也要改變他們的營業狀況。像我的妹妹在疫情期間開了一間蛋糕店，所以現在就要頂讓給別人，他覺得自己很倒楣，我覺得他有點好笑，怎麼會在疫情間開店？
- 我覺得在疫情減緩後，我跟朋友聚會多了，我覺得自己的憂鬱狀況也好轉很多，所以人與人的連結我覺得很重要。
- 我自己過去一年，吃了社會很多不同的情緒。有時候我會寫社論，我是希望

能透過這麼方式來回應或緩解社會的恐懼和焦慮。有時候我在看這些東西的時候，其實是會很用力的去感受，有點讓我快吐了。

- 疫情的變化我覺得分成兩階段，前面的時候政府做得太好了，這種狀況像是政府不斷宣示，像我們不斷嚴防邊境，給了我們人民一種全能自大感，所以我覺得五月前我們人民其實活在一種疫情不可怕、全然的不用憂心的一種狀態，後來疫情爆發當下是一種崩潰式的恐懼、焦慮、慌張，其實是從一種全能感跌回那種焦慮中，像是從天堂跌到地獄，才發現原來我們離疫情這麼近，疫情是我們不能控制的，我們原來離死亡這麼近。
- 我覺得人民把政府視為一種全能但又可怕的存在。比如說看疫苗這個事情，人民是一種帶著被迫害妄想的態度看待政府，就是這個政府明明可以照顧我，但卻要看著我受苦，這種時候我感受到身邊的人看待政府，是一種又愛又恨又怕，這種恨好強烈，是一種難以承受的東西。
- 預設政府是有能力有權力，但也有能力傷害你的這種假設也是，包含公投，當預設政府會害你的時候，人民希望做出反抗。有些人會說要教訓政府教訓民進黨，是一種表達出來的攻擊，像是要咬你乳房，但從這個行為中，表現出一種能力感。這些人說的報復，其實背後有好多的無力，不是真的想要讓你死，只是要報復。例如公投這件事，就結果而言，其實報復不了什麼，人民只是希望把這種無力感，稍微攻擊客體的感覺，我其實這一年來看到好多這種攻擊政府的行為，我覺得自己想讓人民不要對政府有這麼強烈的恨的投射，會希望人們不要用全能的方式來看政府，因為這樣不是永遠在理想中，就是在絕望之中，這是我這一年特別的感覺。
- 我想到普悠瑪號火車事故，那段時間聽消息看新聞，心情滿不好的，事故關係人當中有我認識的人，他是活下來的但讓我印象很深刻。
- 接著就是疫情相關的，覺得當然大家有些恐慌，我印象深刻的是大家去搶疫苗的這個現象。我記得有一個衛生所，當初開始施打的時候先從老人開始，是需要領票根排隊的，所以一開始排隊的時候，衛生所門一打開一堆老人家就用跑的衝去拿票券，當時我就覺得我們很悲哀，好像為了打疫苗得要去搶，甚至最後朋友之間，打到第一劑疫苗，朋友還會恭喜你，讓我感到悲哀。
- 看到當政府沒辦法給人民（疫苗），民間企業可以給人民，卻被政府攔阻，我就會覺得很無可奈何，我沒有把政府視為全能的存在，但卻覺得很無奈。郭台銘他們要買疫苗的過程，其實讓我滿關注的。後來疫情緩和的時候，心情就比較放鬆。
- 年底的時候，看到一個年輕人擦撞一個富二代車子的新聞，我當時想說這個社會怎麼了？其實只是一個擦撞但卻可以把人傷害的這麼嚴重。
- 最後就是王力宏的事件，這是一個很驚訝的事情，我不是一個追星的人，但我也很關注，這個關注度好像甚至超過公投。似乎這個王力宏事件，把公投的情緒給帶過去。王力宏事件讓我看到社會的另一種心情和潮流，也許不像疫情那麼擔心害怕，可是進到另外一個氛圍中。

- 我現在會做一些領導力訓練，從去年開始許多訓練移到網路上，一般來說我會碰到台灣學生的機會很少，大部分還是在中國，我對中國的愛恨一時很難說清楚。
- 我想談的是我在文化上的看見，我看見許多以台灣為主的現象。像是我看了茶金、俗女養成記等台灣劇，幫忙我了解了台灣的一些過往歷史，這是我覺得以台灣為主的自信心好像慢慢在建立。
- 我在自己住的大樓，偶爾會碰到一對母女，有趣的是，這個媽媽一定是跟他的孩子說台語，我問了那個媽媽，你是不是是一直跟他孩子講台語，那位媽媽回應，台語是我的母語，孩子會在學校學華語。
- 我覺得屏東讓我很驚豔，加上斯卡羅電影給我的啟發，讓我看到客家人、原住民之間的歷史和關係，我也在旅遊過程中認識到屏東有軍事、農產、族群之間的關係。
- 談到台灣的氛圍，我也看到我們的人民變成一種狀態，什麼事情都不能批評，當你批評的時候，好像人家就覺得你不愛這個地方，比如說我說斯卡羅拍的不好，人家好像就覺得你不愛這個地方，我覺得這種氛圍帶來一種很大的壓力。
- 我覺得台灣人很聽話，把政府當成父母官，大家都很聽話。我發現大家最守法的，是對疫情法規的遵守，例如實名制。我的花藝老師問我說，你覺得為何大家會守法？我回答到大家會怕死，進而我們談到人們為何怕死？我的老師說，因為這些人財產太多，所以怕死。
- 我也想補充介紹例如灣聲樂團、台灣芭蕾舞團，結合台灣在地，用巡迴的方式來推廣音樂和芭蕾的藝術，本來很高雅的東西，把他推廣到地方上去。
- 講到南台灣，就想到 Delta 病毒是在屏東爆發。一開始我覺得在屏東好像滿安全的，但後來在屏東爆發的時候，我發現我就變得很焦慮，會一直在新聞中搜尋屏東的新聞。我也發現我對於屏東感染原的憤怒，我注意到了自己的憤怒，我才會意識到自己原來有這麼強烈的感受。
- 我覺得去年好像多災多難，然後很快的有很多災難，不管是人民還是名嘴，大家都變得很急躁，好像一直都沒有疫苗、防護政策不夠等，大家變得很關注，但有時候我們其實不是這個領域的專家，有一派的人就會說疫苗充足，另一派就會在那邊生氣，在那邊疫苗陰謀論，疫苗會傷害身體等等，好像會聽到很不同的聲音，整個社會氛圍變得很緊張。
- 感覺到大家一直被很多事件轟炸，很急躁，普悠瑪、疫情、公投等，看新聞的時候一直有一種，台灣好像做得很差很糟糕，政府做得很不足，可是客觀來看，我們的防疫其實做得很好，會讓我一直覺得很分裂，到底現在是很糟糕還是很好？我們是很疏忽還是很謹慎？會有好多對立的聲音在我身邊。
- 有看到去年的時候，打工的人或是勞工，其實受到很大的影響，這是我其他朋友可能感覺不到的，我當行動的時候感覺得很清楚，案量真的會跟當初的預期不太一樣。我會覺得去年疫情的衝擊改變了消費的習慣，大家就醫或是

期待諮商的都變得很急。

- 另一方面我的臉書朋友是高科技族群，討論他們賺了多少多少，我一方面覺得一方面的人過得很辛苦，另一方面的人又好像賺了很多錢，就覺得很神奇。生活中一直充滿衝突，又很快很快，大家很想趕快解決問題，很想趕快前進，有時候不知道我們想的對不對，因為有好多資訊充滿在上面，這是我的感覺。
- 我去年十二月才到台灣，去年整年主要在紐約，我在大學教書，這幾年對精神分析和團體關係感興趣。我本來去年夏天要過來，本來要去大陸，但簽證辦不下來，所以我就在觀察台灣跟大陸，哪邊可以給我簽證我就去哪裡。我以前沒待過台灣，但我在大陸待過四年，所以台灣對我來說是新的地方。
- 五月份我的簽證已經下來了，我就看了新聞，我覺得台灣政府給我的印象做事情做得滿好的，當時我是希望七八月份可以把國境邊界放鬆(開放入境)，但後來直到十二月才能過來，台灣政府的謹慎跟美國政府沒法比，尤其是紐約。
- 我連續三個學期都是線上上課，我其實感覺很孤獨，我去年春天的課是走進創傷，講了很多不同的話題，讓我特別吃驚的是，有一個學生講的不多，上課上了三個月以後沒見到他，我後來才發現，當時他的兩個家人被殺死，但當時他沒告訴我，這讓我有一些思考，我們在線上的場域裡面可以談多少？
- 我跟太太和兩個孩子在台灣防疫旅館住了兩週，這段時間中我也參與了大陸的團體關係大會工作，防疫旅館居住期間我們做了檢測是陽性，讓我當時在思考，我是不是要退出團體關係大會的工作？當時大會的工作夥伴就在問我，快篩的工具是台灣還是大陸做的？就在討論那一邊的工具做的好。後來我們離開防疫旅館，就覺得這邊的生活跟紐約比起來，真的太好了。
- 聽剛剛的夥伴的分享，讓我覺得自己滿幸運。前一年我覺得最重大的，就是疫情的影響。我想到買口罩、打疫苗，在台灣心理師是醫事人員，打疫苗算是快的，雖然我不是很贊同這個分類，但確實這樣的身份在台灣是有特權的。
- 我有一半的工作本來就是在線上的，疫情對我的影響不算太大，不過因為台灣跟中國的關係，在去年有明顯的緊張程度提高，我還有一個個案夢到台灣海峽上空發生一個很大的颱風，我其實在做跟大陸的諮商與督導工作，其實可以隱隱約約感受到這種張力。例如我的個案來跟我講說，他會想要我的電話，通常我只會給微信，但他就會很害怕如果微信被他們的政府切斷的話，他還可以聯繫到我，這就是一個例子，就我的工作和專業上，會有這種形式的影響。
- 在疫情最嚴重的那幾個月，我覺得社會隔離的影響對我來說是最嚴重的影響，因為大家都擔心傳染，就沒有辦法在外面跟朋友一起聚會吃飯，甚至我都沒辦法回老家看我父母，他們也會有點焦慮擔心這些事。
- 我以前待在紐約，現在也還是會關心紐約跟美國的狀況，就會知道跟歐美相比，台灣的狀況已經是好很多了，用這樣國際性的思考點來思考台灣，我相

對來說比較不會進入一種比較瘋狂的心態，比如說搶衛生紙等等。

- 我去年好像沒有像大家一樣這麼關心社會，我比較關心家人與自己。
- 講到疫苗，那時候就也蠻感恩的，覺得自己是醫事人員很高興可以先打到疫苗。後來家人也陸陸續續打到疫苗，也覺得滿有安全感也滿感恩。
- 疫情造成的社會隔離，我發現好多人隔離在家，當時我正好接到一對夫妻個案，因為五月到八月他們的孩子還小，差不多小學的年紀，放暑假本來可以去讀安親班，但當時沒辦法因疫情沒辦法送安親班，他們的衝突就變得滿多的，我也感受到這種年輕父母，他們沒辦法把孩子送出去，整天跟孩子在一起，他們其實也滿緊張的，我想到自己以前如果是這樣要跟自己孩子整天在一起，我也是會抓狂，就看見社會隔離的確是引起社會緊張的因素。
- 我也是有些機會改成線上上班，用視訊來教學，所以就也覺得是自己在這種情況下還能用這種方式工作，還蠻感恩的。
- 剛剛夥伴提到回家看父母，我家是住在中部，我女兒本來是一個月回來一次，五月疫情開始後我們就也不太想讓他回來，所以他後來到八月才回家見面，就也有感受到親人沒辦法實體見面的情況。
- 王力宏和邱澤結婚，我也滿關心的，我個人是很關注伴侶和婚姻的事件，但我這次是沒有很衝擊，我記得宋慧喬和宋仲基離婚的時候我就很崩潰，這次我就沒有這樣，大概是自己對愛情這件事情，比較沒有那麼夢幻了，我看到邱澤和許瑋甯結婚，我就沒有覺得說什麼又相信愛情了這樣。
- 從大團體氛圍來看台灣，小時候我們常在講兩岸關係，我們會很注重台灣和中國的關係，後來發現在好像不只如此，得要從美中關係來看台灣。過去這一年中的變化又更大，除了美中，週邊國家也要納入來看，日本、印度等，進而要連歐洲像立陶宛這樣的國家，也跟我們有關係了。感覺台灣的主體認同，這一年來有很大的變化，從美中關係下的台灣，進而變成世界關係下的台灣。
- 感覺外交部走的方向，比台灣人民的自我認同更前面一點，這又回到我們內部，對我們自己到底是誰，會有一種很大的混亂。小時候在爭自己到底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大一點會有人開始喊美國爸爸，老一輩的會覺得自己跟日本有一種血濃於水的關係，好像我們到處去認父母，有一種認同上的不確定性，有很多的說法，到底我是什麼樣的人？這很像是一種孤兒的狀態，不知道父母是誰，也不太肯定自己是誰。
- 我在看 YouTube 的時候，前幾年我會特別關注陸生，分享他們在台灣的生活和看法，過了幾年會發現白種人的頻道有可看性，而最近點閱率最高的是香港的移民，他們都會講移民來台灣的種種。我發現這樣的狀況也是在找一個認同，藉由團體外的人來看自己，來看這個團體是什麼樣的團體，進而肯定自己是什麼樣的人。
- 可是我又感覺到如果台灣當成大團體來看，這個兩極的分裂是很強的，大家還是在爭，不僅止於爭民族認同，也包括產業上的認同。我的電子業的朋友

跟心理師朋友收入呈現兩個極端。就一方面看到台灣股市上一萬八千點，一方面也看到很多人過得很辛苦，這種兩極的情況也很明顯。這讓我看到外部的拉扯站隊，以及內部的混亂不明，我自己的看法是，可能這個說法不是太精確，但我覺得台灣好像是一個「孤兒」。

- 對於疾病和大環境的變化，對我的生活帶來的影響，有些本來不以為意的事情，突然變得很大。比如說我有一個香港的案主，與我談話時談到，在香港的一個傳媒，說關掉就關掉。他是一個平時在跟我談話時完全沒什麼情緒的人，說到這件事情，眼眶就紅了，他說不知道該怎麼辦。
- 上半年我報名國際會議，以台灣為名報名，受到中國的挑戰和壓迫，我沒有想到我必須去面對這件事情，我也沒有想到我會要用台灣的角度和角色應對這件事並提出我的主張，我很驚訝我的反應會如此強烈。這種疾病、疫情延伸到國家的認同，好像跟我自己連在一起。
- 當我看到我面前的香港案主這麼激動，我問我自己我的感覺去哪了？是我保持一種距離，還是當中國飛機頻繁飛越台灣上空的這件事，受到外國有人關心時，我也只能笑笑的說生命總是充滿威脅來帶過，我在想，連結疫情跟中國的關係，我也在找一個跟這些威脅的相處之道。
- 這一年受疫情影響很大，我在生命線當志工，覺得電話量變很多，覺得大家使用這個電話資源的量變多了。
- 我覺得政府好像把一些資訊都封鎖，都只看得到好的消息，壞的消息都不報，不知道是我的錯誤認識還是怎樣。
- 中國跟我們變得比較對立，我覺得我們好像如果政府跟中國當好一點的朋友，會比較好一點。像是我有時候也會痛恨某些人，但我也是想說如果跟他當好朋友會比較好一點。
- 工作上也會受到影響，在家工作對我來說是一見很辛苦的事情，有些資料都在公司，所以你變得要花更多時間在家執行工作任務。到了九月回到本來的生活，好像有些習慣就改變了，像是我有參加教會，原本可能有一百人，但現在有一半人都在家裡用視訊。
- 最近看到疫情起來，又有點緊張了，我昨天去一趟台北，就有一種冒險的感覺。

第二部分：主題指認 Part II: Identification of themes

主題一：疫情改變了人際連結與生活型態並帶來情緒上的衝擊

五月疫情爆發後，生活的型態與方式受到很大的影響，諸如工作、課程等轉變為線上形式，帶來極大的挑戰，也衝擊了許多例如結婚生子、搬遷、工作轉換等重大決定。在遠端及隔離生活期間，人際關係的型態轉變，例如朋友間不能實體聚會、分住不同區域的家人無法團聚、家庭中父母與孩子全日 24 小時共同生活等，皆帶來不同程度的憂鬱、焦慮、煩惱等感受。

主題二：對疫情、社會災難或暴力事件、及兩岸關係緊張的存在威脅反應。

在疫情爆發的前幾個月，疫苗劑量的不足造成民眾極大的恐慌，一些參與者身為心理師對於得以優先施打感到安心且感恩，另外也對於一般民眾需要爭搶施打名額感到悲哀。除疫情外，也發生許多引起關注的社會事件，例如普悠瑪號列車事故、富二代車禍後毆打對方致死案等，都造成了人們的情緒浮動、不穩。兩岸關係的對立緊張也帶來如颱風的想像。這些情況都引發生存焦慮，甚至絕望感。

主題三：不同意識形態因焦慮而極化，傾向責怪進而演變成政治衝突或迴避。

參與者有不同的國家認同與政治傾向，使大家對於社會現象、事件的解釋也不同(例如：對求助電話變多的解釋、政府購買疫苗策略的解讀、社會事件政府處理的進度)。在社會環境中也感受到對立與緊張，許多社會事件例如罷免案、藍綠對決、兩岸關係、擦撞車禍演變為毆打致死案件等，呈現出較多的對立性與攻擊。在社會的氛圍及社會事件的討論中，一方面很多人似乎覺得如果他們的生存受到威脅，不管如何政府應該負全責。但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似乎不能提出批評，例如不能批評闡揚本土價值的戲劇、不能批評政府，一批評就會招致極端的攻訐，也感受到似乎批評就代表對於國家、土地的鄙視和揚棄，使得個人變得安靜且噤聲。

於充斥高張對立情緒的社會中，藝人的動態或八卦消息，似乎成為一種集體性的宣洩出口，例如邱澤與許瑋甯結婚、王力宏離婚與後續事件等，是一種大家可以同時聚焦且安全的話題。

主題四：台灣內部的族群差異因疫情被凸顯。

應疫情以及防疫政策的影響，許多產業也因此蒙受巨大的衝擊。餐飲業因此受到重創並被迫轉型，許多從業者生計正受到疫情巨大的影響，但另一面向則可見，台灣股市攀新高，電子科技業、投資者等迎來豐厚收益。

主題五：台灣認同的探索與提升。

台灣人開始將台灣在地文化透過影視、戲劇、交響樂團、芭蕾舞團等媒介逐步發展、曝光，以不同的方式讓台灣文化被看見，或許可以看作一種台灣文化主體性的發展。而在國際關係的走勢中看見，台灣所處的地位從過往談論兩岸關係、美中關係，到現今討論到印太關係、歐洲關係等，隨著關聯的地域與連結的國際性組織增加及拓展，台灣逐漸有著不同的地位。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台灣在認同上可能像是一個孤兒，有些人希望自己是美國人，有人認為應該向日本更靠近，似乎這個孤兒到處認父母，但卻沒有辦法真正確定自己是誰。

有參與者也分享，自己會在 YouTube 上觀看來自大陸、香港、美國等不同國家到台灣求學的留學生拍攝的生活影片，透過這些外來學生分享他們在台灣的生活，得到另一種用外人眼光看待台灣社會的角度與理解，試圖從他者來了解自己。

第三部分：分析與假設形成 Part III: Analysis and hypothesis formation

2021 年的台灣依然面臨著各種挑戰，來自疫情、社會災難及暴力事件、及中國的威脅。台灣是國際的防疫資優生，民主國家聯盟的一份子，並處於面對中共勢力擴張的最前線，這讓台灣近年來不斷受到其他國家的重視，與世界的關係也逐漸改變，台灣也有更多機會發展與探索自己的認同與定位。對台灣及台灣人來說，「認同」始終是一個無法逃避的問題，地理位置和歷史脈絡都讓台灣人的認同處於一種相對不穩定的狀態，是故確立自己的認同具有其重要性。

但台灣在今年（2021）迎來第一次的疫情大爆發與居家隔離，是在挑戰著防疫資優生的定位，也使原本的防疫認同受到挑戰。各類的產業均因為疫情的關係受到衝擊，民眾也因為首次近距離面對病毒而顯得格外焦慮，並為此感到無力。於一路的抗疫過程中，人們因為不同的意識形態與認同而對於政府的防疫作為、疏失而有不同的看法與意見。然而防疫初期因為疫苗的稀缺，帶給整個社會焦慮與無力感，隨著三級警戒的實施，也在現實層面凸顯了不同族群間的差異，例如：餐飲、藍領族群與科技新貴經濟兩樣情；醫護人員可以優先打疫苗。以及人們在沒有疫情危機時安放自己的方式例如：與人連結、出遊等用於緩解焦慮的方式被阻斷。在防疫認同被挑戰，無力感、焦慮無法緩解，差異又浮現的同時，加深了不同國家、政治認同之族群間的矛盾，致使對立的張力逐漸升溫演變為政治衝突，但也因為對於衝突的不舒服而會選擇迴避，於此歷程中也可見台灣人民在應對攸關生命及個人認同之存在議題等高度焦慮的情境時，呈現出基本生存假設中戰或逃的反應。

假設：整體來說，台灣因為防疫表現及國際地位的提高，而能認同自己，也開展不同的國與國關係與探索，但在幾個月中疫情的爆發不僅挑戰著如此的防疫認同，警戒措施突顯出的各種差異，也為整個系統注入無法用慣常生活方式緩解的焦慮與無力感，為了緩解情緒而責怪他者的方式增加了系統內已存在關於親中或抗中的張力，過多的張力演變為政治對決或直接迴避。